

北京鋼院

北京鋼鐵學院編印

内部发行 請勿外传 第142期 1977年3月18日

毛主席语录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发生在科技界的一场触目惊心的斗争

中国科学院理论组

一九七六年，我国科技界发生了一场触目惊心的斗争。这不仅关于科技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争论，而且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久已蓄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王张江姚“四人帮”，曾经一再把黑手伸进科技界，妄图打开一个缺口，进而反对一向亲切关怀科技工作的周总理。一九七二年，“四人帮”颠倒是非，对周总理关于加强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指示进行疯狂攻击。一九七四年，又在科技界大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妄图顺藤摸瓜，一举打倒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四届人大以后，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主管科技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九月，国务院会议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汇报，讨论了科技工作。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严肃地批判了“四人帮”破坏科技工作的种种谬论。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要求科技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努力搞清楚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出中国科学院必须进行整顿，澄清被

“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使我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四人帮”对此怀恨在心。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窥测方向，伺机反扑，妄图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趁势泛起，紧锣密鼓，在科技界演出了一出丑剧，向党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查什么“阻力”？

“四人帮”选择的靶子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国务院讨论科技工作的会议。他们采用的手法是背着毛主席，背着党中央，大搞阴谋诡计。

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那个黑干将与“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秘密串联，密谋策划。“四人帮”那个黑干将说什么教育界的“翻案风”是从科技界刮过去的，而科技界现在“阻力很大”，“我们要来支持”。紧接着他们又研究“行动部署”，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部署，对几位副总理暂不指名道姓，而是鬼鬼祟祟地指桑骂槐，或含沙射影。

他们要反的是什么“阻力”呢？“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明白地说了出来，那就是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国务院讨论科技工作会议上的指示。他在同“四人帮”的黑

干将密谋后，急急忙忙又派人把这次国务院会议的记录偷偷送给那个黑干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又按照那个黑干将送去的版本，大量翻印这次国务院会议记录，一直发到基层，“供批判用”。张春桥还特别叮嘱他们在上海的余党，翻印这类材料，一律不具翻印单位名称，也就是印成所谓“白头材料”。他们以为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出了问题好赖帐。殊不知恰恰暴露了他们做贼心虚。党的地方组织采取这种形式整中央领导同志，这是开国以来所没有过的。

在北京，“四人帮”的动作不得不隐蔽一些，但也更加阴险狡猾。“四人帮”的那个黑干将和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串通一气，编印了所谓“翻案风”的言论摘录。他们采取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等等手法，把中央领导同志的许多指示编了进去，甚至把毛主席的十多条指示也编了进去。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七月，驳斥了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要统统撵走的荒谬论调，指出知识分子不能走，有缺点要多帮助，要给知识分子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四人帮”的黑干将和爪牙，把这些指示诬蔑为“反对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翻案”。甚至把这些指示诬蔑为谣言，大批特批。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鼓励科技人员为革命钻研技术，以及强调为保证产品质量，必须有规章制度等正确指示，被诬蔑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中央领导同志对搞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的批判，被诬蔑为“打击压制革命的新生力量”。“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还利用窃取的权力，把他们炮制的这个反党材料大量印行，分发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的科技管理部门，妄图在全国造成大混乱。

姚文元派人出入于科技界，刺探情报，追查所谓“阻力”、“风源”。姚文元还先后作了十多次批示，不让报刊报道科技界的真实情况，但却要他们密切注视科技界的动向。“四

扫除“四害” 繁荣科学

《人民日报》短评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在我们国家里，由于科学实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伟大革命运动，一心要复辟资本主义的“四人帮”，便想尽方法力图扼杀。正如鲁迅所说：“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

现在，我们要把科学研究搞上去，首先就要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彻底揭露他们插手科技界篡党夺权的阴谋内幕；彻底打垮他们结帮篡党的势力；彻底肃清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为革命钻研业务是有理还是无理？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成果是有功还是有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向科学进

军是光荣还是复辟？红色专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危险人物？这些是非不搞清楚行吗？

中国科学院遵照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正在把揭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不断引向深入。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同志坚决响应华主席的号召，要把中国科学院整顿好，把科学研究尽快搞上去。

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有一支相当规模的具有一定水平的科技队伍，有千百万工农兵参加的科学实验群众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把科学研究搞上去，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人帮”那个爪牙立即向派来的人提供了捏造的华国锋同志的七大罪状。本来打算在一个内部刊物上抛出来，只因时机不成熟，才未敢轻举妄动。

除了几个小丑的跳跟呼号而外，“四人帮”的所作所为遭到了科技界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决反对。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上，虽经“四人帮”的爪牙精心策划，“四人帮”控制的新闻单位又派来大批记者准备大事宣扬，但电影机摄下的只是稀稀拉拉、七零八落的场面，记载下的是使“四人帮”极为难堪的景象。群众以自己的行动向“四人帮”宣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你们不是要追查“阻力”吗？对于你们的倒行逆施，就是要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就是抗击你们这股逆流的中流砥柱，广大干部和群众就是矗立在你们面前的铜墙铁壁。

“回击”谁？

与此同时，姚文元亲自出马，部署了科技战线开展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攻势。

由姚文元点题、授意，又亲自修改，在《红旗》杂志上抛出了署名两校大批判组的一篇反党文章。这篇文章打着“回击”“翻案风”的幌子，实际上是“四人帮”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猖狂反扑的自供状，是颠倒是非，倒打一耙，射向党中央的一支毒箭。

姚文元授意作者要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大做文章。他特意把一九七五年九月国务院讨论科技工作的会议记录交给作者，作为批判的靶子。姚文元对中央领导同志批驳他们鼓吹的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谬论恨之入骨，无耻地狡辩说是“歪曲”了他们的原意，並恶毒地诬蔑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辑录毛主席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语录，是采取“陈伯达在庐山上用过的办法”。

(下转第四版)

培养德智体都得到发展的一代新人

——批判“四人帮”破坏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的罪行

教育部大批判组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领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正确道路。这个方针的能否贯彻执行，关系到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能不能建成，关系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指引下，教育革命的浪潮奔腾澎湃，迅猛异常。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为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作出了辛勤的努力。

可是，王张江姚“四人帮”，象在其他领域内一样，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一贯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破坏教育革命。“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狂叫：“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拚命鼓吹学校就是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而他们安插在教育界的那个黑干将，讲得更露骨了：“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能反潮流，能同走资派斗，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打九十九分。”

这些狂叫，是对毛主席规定的无产阶级培养目标的赤裸裸的全面篡改。我们要问：“头上长角”，顶谁？“身上长刺”，刺谁？“四人帮”所谓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者和“同走资派斗”的人，其实就是一小撮投机钻营，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效劳的走卒。对此，人们看一看他们大树特树的黑样板——张铁生，就一目了然了。白骨精江青指着张铁生极口称赞说：“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他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哪！张铁生是个什么东西？他“红”在哪里，又“专”在何处呢？这个以“交白卷”而臭名昭著的小丑，是死跟“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妄想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新生反革命分子。这样的坏蛋，“四人帮”却封之为“反潮流”的标兵，这不正好说明了“四人帮”妄图利用教育阵地，拚凑“小舰队”，篡权复辟的极大祸心吗！

精心训练一小撮为其篡党夺权效劳的忠实走卒，只是“四人帮”篡改培养目标的罪恶用心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对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四人帮”则要实行愚民政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永远沦为供其驱使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历来政治上反动的专制主义者，无一不大搞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新民主主义论》）“四人帮”也是这样，他们做梦都在想把我国人民一脚踩在地上。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化永远只能是剥削者、精神贵族的专利品，而劳动人民是不能有文化的。这正好说明了他们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在旧社会，劳动人民沦为被统治阶级役使的牛马，被剥夺了受教育学文化的权利。为了翻身得解放，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流血奋斗几十年，夺取了政权，才争得了受教育学文化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多么来之不易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

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又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出发，提出了建立一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队伍的任务，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四人帮”与劳动人民的愿望根本对立，公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竟然发出“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叫嚣，这不是恰恰暴露了“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妄图使中国人民倒退到受人宰割和愚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去吗！革命导师列宁曾指出：“忽视高深知识的问题，只会便利于骗子手、蛊惑宣传者和反动派愚弄那些只学过字母的人。”（《论政治同教育学的混淆》，《列宁全集》第8卷第424页）“四人帮”妄图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学文化的权利，不就是想要便利于他们肆意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法西斯专政吗！

把少数人培养成为高居于劳动人民之上的“劳心者”，把多数人变成任人驱使的“劳力者”，这是一切剥削阶级教育的共同特征。孔孟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资产阶级教育的“双轨制”，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都是这类货色。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教育时曾经指出，他们的学校“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7页）“四人帮”鼓吹的这一套，不正是封资修奴化教育的变种吗？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靠了这一套奴化教育，跟在屁股后面的打手、奴才都准备齐全了，踩在脚下的奴隶、牛马都俯首听命了，这下子他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台上了。这就是“四人帮”篡改培养目标的反革命目的。

毛主席不仅为我们指明了无产阶级教育的培养目标，而且教导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广大青少年进行德、智、体诸方面的教育。“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提出的培养目标，必然要对无产阶级的德育、智育、体育进行全面的破坏。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充分说明，这伙反革命黑帮完全是摧残教育事业，破坏教育革命的罪魁祸首。

“四人帮”竭力破坏无产阶级德育，散布修正主义的货色。他们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塞进私货，毒害青年。他们任意篡改我们党的历史，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甚至颠倒敌我关系，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污蔑为“民主派”、“走资派”，把革命传统教育攻击为“替走资派评功摆好”，妄图搞乱青少年的思想，把他们引向修正主义歧途。他们破坏共产主义道德和革命理想的教育，拚命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毒害学生，大搞林彪的“诱：以官、禄、德”，对追随他们的极少数投机分子和坏分子，竭力吹捧为“新生力量的代表”、“好苗子”，唆使他们充当反革命的急先锋；对不听他们那一套的青年，则加以打击和迫害。他们公然煽动无政府主义，把努力学习、遵守革命纪律的学生污蔑为“小绵羊”、“糊涂虫”，而把破坏学校公物称为“革命行动”，把不服从革命纪律和学校管理叫做“敢于反潮流”。他们还无耻地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

方式，胡说流氓、阿飞“打起来很勇敢”，甚至主张把黄色书籍“拿出来大家一起看”。他们极力搞乱青少年的思想，动摇青少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的决心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理想。在他们的教唆下，少数意志薄弱的青少年上当受骗，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四人帮”就是妄图按照他们那伙反革命黑帮的面貌改造我们青少年一代。他们搞的这一套难道不正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法西斯的德育么！

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必须切实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无产阶级的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

要抓好德育，就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培养我们的革命后代。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健全学校的政治工作制度，上好政治课。要教育学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热爱党，热爱领袖，热爱伟大的祖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教育他们全心全意地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教育他们大公无私，谦虚谨慎，遵守纪律，艰苦朴素，具有高尚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教育他们向工农兵学习，上山下乡，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要教育工农兵学员注意世界观的改造，做到来自工农，不忘工农。当前，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把他们在教育界搞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批倒批臭，把被他们搞乱了的思想端正过来。针对“四人帮”多年来歪曲和篡改革命历史，否定革命传统教育的罪恶行径，要大大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宣传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和革命先辈英雄业绩的活动。当前，特别要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群众运动。

令人高兴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我国广大青少年如葵花向阳，茁壮成长。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空前提高。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小将在批刘、批林、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成为站在革命涛头的勇敢闯将。我们深信，在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指引下，认真抓好无产阶级德育，就一定能够把年青一代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造就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敢于造新老资产阶级反的真正反潮流战士。

“四人帮”也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智育。他们极力鼓吹“读书无用”论，提出“不学文化照样干革命”之类的荒谬口号，蛊惑人心，反对为革命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他们恣意破坏必要的教学制度，否定文化考查，使不少学生的文化学习陷于自流，使有些地方学校无制度，教学无计划，教师无教案，学生无课本。特别是“四人帮”几年来一直向教育战线挥舞所谓“智育第一”的大棒，破坏社会主义教育，打击广大教育工作者。何谓“智育第一”？为革命提倡智育，是不是“智育第一”？

“智育第一”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虚伪观点。他们自己就是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政治放在第一位的。在为什么学文化，学什么样的文化和怎样学文化等问题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着原则的区别。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等基本原则，引导学生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和技能，攀登科学高峰，为人民服务，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样做决不是什么

（下转第四版）

驳姚文元的“代替论”

中国科学院理论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处心积虑地扼杀我国科技事业，竭力阻挠科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向前发展。他们散布了种种谬论，“代替论”就是其中一个。

罪责不容抵赖

“四人帮”总是想用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来代替自然科学的研究。一九七三年，周培源同志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写了一篇文章，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四人帮”立即指挥他们控制的报刊进行围攻。在一九七五年九月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揭露了他们围攻周培源同志文章的错误，批驳了他们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谬论。“四人帮”恨之入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及其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把这个问题当作“翻案风”大批特批。姚文元在一份材料上，恶狠狠地批着：“所谓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问题”，“必须辩论透”。

姚文元说对了！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关系到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必须辩论透！只是过去舆论工具控制在“四人帮”手里，我们说一点话，他们就要围攻，哪里有过辩论？现在，舆论大权回到了人民手里，把这个问题辩论透的条件成熟了。

当时，出来为“四人帮”打头阵的，又是那个臭名远扬的“梁效”。他们按照姚文元的授意，说什么“当前，在科技战线上，根本不是用什么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自然科学”。他们还倒打一耙，诬陷别人批判“代替论”是什么“别有用心”，“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这笔帐赖得掉吗？“四人帮”鼓吹“代替论”，不但在科技界、教育界有大量事实为据，还有姚文元自己的言论为凭。

为了组织对周培源同志文章的围攻，姚文元对“四人帮”的写作班子说了一段话：“基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最基础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他还抡起“钢铁工厂”的大棍子，说：“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马克思主义。”

好家伙，姚文元这一棍子究竟在打谁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敬爱的周总理也是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姚文元的攻击矛头就是指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他们不是公然猖狂叫嚷“周培源算个啥，他后面还有人”吗？

姚文元懂得什么马克思主义呢？他所说的只能是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他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政治骗子。

认识过程不能颠倒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按照姚文元的这个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前，世界上就不能有任何自然科学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自然科学理论才突然从石头缝里蹦了出来。这恰恰就是要取消自然科学研究的“代替论”。

提出这样的奇谈怪论，还有一点最起码的历史知识吗？

自然科学来自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几千年前，在人类与自然长期斗争的实践基础上，就出现了自然科学的萌芽。在古埃及、古希腊和我国周秦时代，就有了农业、天文、数学、力学、历法等多方面的科学著作。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更有了巨大的进展。难道所有这些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自然科学理论，姚文元可以一笔勾销了吗？

所谓“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也证明姚文元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

姚文元竟然厚着脸皮，批评别人“不认真读书”，给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姚文元自己读了什么书？他说读了佛经。他对于宗教唯心论是很感兴趣的，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却不感兴趣。看来，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这样重要的著作，他是不读的，或者准确地说，他是反对的。不然，他怎么把革命导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关系的阐述，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呢？

恩格斯在这三部经典著作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产生，是和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理论——能量守恒与转化、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细胞学说——的出现，分不开的。这三项自然科学理论，打破了过去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证明自然界的种种事物不是互相孤立、一成不变的，而是互相联系、不断变化发展的。正是这种具有辩证思想的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基础。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正是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中，产生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哲学则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姚文元却胡说什么哲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完全颠倒了人类认识的历史。这种谬论，不是唯心论又是什么？

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给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自然科学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看到，由于“四人帮”流毒的广泛存在，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是很深的。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应当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刻批判“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谬论，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以迅速提高科学水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从一个方面说，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自然科学要解决自然界的问题，各门自然科学要研究自己部门的特殊规律。实践不断发展，现代自然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科学的分门别类越来越细致，新的科学部门不断产生。科学上的每一点前进，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具体科学问题的具体结论，是不能简单地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推论出来的。因此，自然科学工作者必须踏踏实实地进行科学实验，深入地进行理论分析和探讨，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逐步掌握改造客观世界的主动权。“四人帮”却把这种完全正确的意见诬蔑为“折中主义”，是“不参加实验就不准发表意见”，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恰恰证明：“四人帮”就是鼓吹以“哲学”议论来代替科学实验，取消自然科学的研究。你要进行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他们就抛出一顶顶大帽子来吓人，什么“科学至上”、“白专道路”、“知识私有”，等等，等等。一句话，到什么时候大家都不再进图书馆，进实验室，不再搞科学研究工作了，“四人帮”才会认为没有什么“白专道路”了。

“梁效”说我们批判“代替论”，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这顶大帽子，戴在他们自己头上顶合适。“四人帮”鼓吹可以代替自然科学的“哲学”，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只能是当年杜林之流所鼓吹的“科学的科学”，只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又是什么呢？对于“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科技界广大群众过去反对，现在反对，永远要反对！

深入揭批“四人帮”散布的种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谬论，正是科技界同志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指导的一次极好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来战斗吧！

（原载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培养德智体都得到发展的一代新人

（上接第二版）

“智育第一”，恰恰是又红又专。“四人帮”的吹鼓手“梁效”胡说什么“知识到手，人被夺走”，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形而上学的奇谈怪论，是别有用心者的恫吓。这同他们的“卫星上天”，必然“红旗落地”的荒唐逻辑一样可笑。人会不会被资产阶级夺走，关键在于人的政治思想和立场，在于掌握了业务为哪个阶级服务。我们有党对青年的坚强领导和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能说知识到手，人就注定被夺走呢！

“四人帮”拿着“智育第一”这根大棒反对中小学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下打好文化知识

基础，反对大学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谁如果敢于在这方面发表一点意见，他们就给你扣上“复辟派”、“基础风”、“理论妖风”的帽子。列宁在著名的《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学校应当使青年获得基本知识”。在《论综合技术教育》一文中，列宁又指出：学生“必须具有最基本的普通知识和综合技术知识”。（《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9页）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文化课本〉序》中，更强调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

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我们一定要以革命导师的教导来统一认识，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正确道路，抓好中小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的教学，安排好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高等学校的教学，要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让学生掌握

（下转第四版）

发生在科技界的一场触目惊心的斗争

(上接第一版)

在修改这篇文章时，姚文元还亲自添加了一段话：“科技阵地以往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比起教育界来毫不逊色。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许多科学研究单位，同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这是露骨地反对周总理关于建国以来的十七年科技工作红线占主导的正确结论，妄图通过篡改历史达到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黑干将，执意要文章的作者增写一个部分，讲群众运动问题。为什么这帮根本无视群众、一贯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的家伙，却要侈谈群众运动呢？原来，华国锋同志在以极大的热情支持科学实验群众运动的同时，曾经批判了那种完全否定专业科技队伍作用的论调。在“四人帮”授意炮制的这篇文章中，明目张胆地提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果真是那么重视专业队伍吗？那不过是一个骗术。”他们已经毫无掩饰地把攻击矛头指向了华国锋同志。

文章作者按照“四人帮”的旨意，特意在文章结尾画龙点睛地提出：“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姚文元对此还意犹未尽，又加上一句：“难道他们能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请看，又是一条路线，又是“他们”，这明明是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科技界的领导同志。

够了，仅就上面列举的事实，“四人帮”要“回击”谁，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看到后，心领神会，“一心想揪出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来”。于是，在他们的御用工具《学习与批判》等报刊上抛出一株株大毒草，南北呼应，狼狈为奸。“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当然不甘落后，立即派人找到“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让他写“整顿就是复辟”的文章，为“四人帮”反对华国锋同志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的那个爪牙则把“梁效”那篇黑文捧上了天，说它是“在九天之上，站得高，看得远”，真是肉麻透顶。高在那里呢？原来就是高在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帮家伙固然“高超”，无奈“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干净的地方去”。

同“四人帮”的愿望相反，“梁效”这篇黑文从反面起到了动员革命力量的作用。文章一发表，中国科学院广大群众纷纷义正辞严地谴责“四人帮”和“梁效”的猖狂反党行径。有的单位的群众去清华大学贴出大标语要同“梁效”辩论。尽管“四人帮”及其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进行了疯狂镇压，有的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灭不了的，革命人民心中的是非是无法颠倒的。“四人帮”的法西斯行径，只能使他们那张假革命的画皮越来越不能掩盖住他们的狰狞面目。

同谁“对着干”？

在华国锋同志担任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之后，“四人帮”反对华国锋同志更是变本加厉。他们变换手法，由“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支持和授意，炮制了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对着干”的经验。“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在院内以至全国科技界到处兜售。

到底是同谁“对着干”？

一九七五年夏，华国锋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为了在科技战线认真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亲自邀集部分科技人员座谈。华国锋同志亲切地鼓励科技人员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积极发表意见，以利于把我国的科技事业更快地搞上去。座谈的情况，当时由中国科学院整理成简报下发。华国锋同志

亲自听取意见，关怀科技工作，这对广大科技人员是巨大的鼓舞，大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的同志参加座谈后，立即对加强富铁矿的科研和勘查工作提出建议，以便把我国的冶金工业更快地搞上去。许多老科学家激动地表示，一定要在余年努力作出贡献。广大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更是干劲倍增。可是，“四人帮”大吹特吹的那个研究所的“对着干”的经验，却大讲什么他们反对“翻案风”首先是同这个座谈会“接上火”的，还标榜他们把座谈会简报“来一期扣一期”，不让下发。甚至诬蔑座谈会“是对文化大革命和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不满的鸣放会、诉苦会”，是什么“诬蔑科技战线的大好形势”。这那里是什么“经验”，而是赤裸裸的反党宣言。“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在向全国推销这个“经验”的会上，还进一步蛊惑人心地提出：“修正主义上台，我们科技战线怎么办？”公然进行反革命煽动。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所谓“经验”是“对着”什么干？你说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它说“不能只照顾少数人”，“搞阶级投降”；你说要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它就说这是“政治上迁就，生活上特殊”；你要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它就说你“不依靠工人阶级”……。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就是这么无理搅三分，反正凡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都要“对着干”；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他们都要反。

覆灭前的挣扎

“四人帮”插手科技界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

以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了。他们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唐山地震后关于加强地震预报工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保卫千百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正确指示，说成是“以地震压革命”，“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又是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贴大字报，又是偷偷整黑“材料”，口袋里成天装着半导体收音机，准备收听宣布“盛大的节日”的消息。他们攻击中央一九七五年派几位领导干部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是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篡夺科学院领导权的一个先例”。他们肆意攻击华国锋同志对中国科学院的一系列正确指示，甚至狂妄地叫嚣“我们听洪文、春桥的”。他们“创造”了一个“定性定量的阶级分析”，把江青所说的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反动“理论”付之“实践”；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百分之七十被划为“党内资产阶级”，中国科学院的党组织也被他们说成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接着，他们自行改组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四人帮”的那个爪牙自封为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英明领袖华主席代表亿万人民的心愿，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拯救了革命，也拯救了我国的科技事业。战斗在科技战线的广大革命群众，发自肺腑地欢呼华主席和党中央带领我们用战斗赢得的胜利。我们决心以不懈的斗志去清除“四人帮”遗留的历史垃圾，以顽强的毅力去攀登科学高峰，以百倍的努力去争取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早日实现！

(原载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人民日报》)

培养德智体都得到发展的一代新人

(上接第三版)

较为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各级各类学校都要继续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清除“四人帮”塞进教材中的黑货，努力搞好教材建设。教学研究要充分发扬集体的力量，活跃讨论与研究的空气。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关怀青少年一代的成长，必须充分兼顾他们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四人帮”根本不顾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在他们的干扰、破坏下，一些学校的体育课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各级各类学校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中学应该讲解生理卫生知识。

广大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时期，也正是世界观逐步形成的时候。他们最肯学习，最能接受新鲜事物，最少保守思想，要抓紧这段时间，在德、智、体诸方面给他们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关系十分重大。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发挥教师的作用，指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继续开展教育革命，培养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一代新人，担负着重大的光荣的责任。“四人帮”为了摧残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破坏教育革命，对教师不是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帮助他们很好地贯彻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相反是歧视、打击甚至迫害，严重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今天，我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

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建立和壮大无产阶级教师队伍。要大造人民教师职责光荣的舆论，提倡尊师爱生。要引导教师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世界观，鼓励他们为革命钻研业务，专心致志地为党工作。要关心广大教师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对坚持与工农结合，工作做出成绩者，要予以表扬和鼓励。应该使我们的干部和教师都象《园丁之歌》里的女教师俞英那样，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培养好我们的革命后代，争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好“园丁”。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号召我们要“继续搞好教育革命”，并明确指出：“要提倡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精通业务，又红又专”。华主席的号召，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坚决落实。一九七七年，在毛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我们必须学好文件，抓纲治校。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以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教导为准绳，深揭狠批“四人帮”，认真总结历史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弄清楚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搞混了的界限，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德、智、体都得到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全国人民在热切地期望着我们。

教育战线的同志们有决心和信心完成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三期)